

“9·11”事件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穆斯林问题

尹 斌

内容提要 穆斯林问题是当前欧盟内部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它的产生是欧洲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9·11”事件后,欧洲的穆斯林问题日益凸现,已直接影响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速度和走向。

关键词 “9·11”事件 欧洲一体化 穆斯林问题

众所周知,欧洲是一个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大陆,其他宗教的影响力甚为有限。但二战结束以来,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尤其是与欧洲比邻的西亚、北非移民的到来,使欧洲族群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穆斯林已经成为欧盟内部最大的少数族群。“9·11”事件以后,出于对内部反恐的安全需要,欧洲舆论和各国政府提高了对欧洲穆斯林的关注程度,特别是西班牙“3·11”马德里爆炸案、伦敦地铁爆炸案、法国巴黎郊区骚乱的相继发生,穆斯林问题已成为整个欧洲的一大热门话题。

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也进入了一个至为关键的攻坚阶段。欧盟不仅需要通过扩员来增强自身的整体实力,也需要通过增进内部成员的凝聚力来巩固自身的发展成果,民族、文化整合的作用越发凸现。在这个层面上,欧洲穆斯林问题的合理解决显得尤为突出。

一、欧洲穆斯林的由来与分布

早在中世纪,欧洲一些地区就已有穆斯林的存在。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与腾飞,大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移民逐渐成为西欧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其中穆斯林人口的比重最为可观。以英国为例,1951年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只有2.1万,而20年后其人口已上升至36.9万。¹而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仅1962年就有10万左右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移民。^④

通过近半个世纪的移民大量涌入,目前穆斯林居民几乎遍布欧洲各国,其中尤以法国、德国、英国、荷兰为多。英国的穆斯林主要来自印巴次大陆、非洲等地,人数约为150万—180万。德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约有330万,主要来自土耳其(约为195万人)。荷兰的穆斯林人

¹ 参见 David Masci, “An Uncertain Road: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December 2004, pp. 4—5.

^④ 参见 <http://www.harkis.com/>

数在 90 万到 100 万之间,其中 2/3 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而在被认为“欧洲伊斯兰化程度最高”的法国,由于该国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立国原则,不调查宗教信仰,因而该国穆斯林人数不详。但据估计,法国穆斯林人口约为 350 万—600 万,即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10。¹ 他们多来自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国,其中有一半人取得了法国国籍(主要是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意大利的穆斯林人口约为 100 万。正如荷兰一位社会学家所言,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在这些世俗国家里永久定居,这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④

穆斯林在欧洲各国的分布有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居住相对集中,且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绝。如英国的穆斯林主要居住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几个城市,^④法国的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巴黎、里尔、马赛三个城市,^{1/4}瑞典的穆斯林则主要居住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三个城市。^{1/2}虽然这些穆斯林移民身处欧盟诸国的中心地带,但“他们与主流社区的隔绝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现状,而这并不一直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3/4}

二、“9·11”事件后的欧洲穆斯林问题

欧洲的穆斯林问题由来已久。以 2001 年“9·11”事件为界,可将其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9·11”事件前,欧洲的穆斯林问题主要集中在欧洲各国内部穆斯林的教育、就业、犯罪等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和民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甚为有限。但在“9·11”事件和“3·11”马德里爆炸案发生后,穆斯林问题在欧盟内部受关注的程度开始直线上升。

(一)欧洲穆斯林的生存状况

虽然近年来欧洲穆斯林的人口持续增长,其受所在国社会关注程度也在攀高,但他们的实际生活处境却没有大的改变。

首先,从受教育的情况来看,欧洲穆斯林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情况普遍不容乐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她)们迫于家庭和穆斯林社区的要求,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清真寺学习《古兰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其他的课程;二是他(她)们在学校经常受到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压力,难以像其他民族的孩子一样正常地进行学习,并最终导致他(她)们学习成绩低下,甚至无法完成学业。^⑧如在英国,穆斯林孩子的学习成绩普遍低于其他民族孩子的平均水平;在瑞典,穆斯林学生的情况亦是如此。⁽⁺⁾

其次,从就业的情况看,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以及种族歧视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欧洲穆斯林的失业率偏高。如在英国,巴基斯坦人后裔(16—24 岁)的失业率高达 36%,而孟加

¹ 参见江建国:《移民融合与文明冲突:西欧一场持久激烈的辩论》,载《人民日报》,2005 年 1 月 28 日。

^④ 同上。

^④ 参见 Hum ayun Ansari “Muslims in Britain”, in Published by MRG, August 2002, p 7- 8

^{1/4} 参见 *Muslim Population in France*, 2003, 载 http://www.fact-index.com/i/is/islam_in_france.html (last visited September 6 2004)。

^{1/2} 参见 Åke Sander, Göran Larsson and Dora Kos - Dienes *State Policies towards Muslim Minor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 22, Grant Agreement VS/2000/0671 of 31 /12/2000 Archives Na 000907 (Addendum ref No VS/2001 /0137)。

^{3/4} 同上

^⑧ 参见 Iftikhar Ahmad *The Education of Muslim Children in the UK*, 载 <http://www.islamfortoday.com/uk/schools.htm>

⁽⁺⁾ 参见 Åke Sander, Göran Larsson and Dora Kos - Dienes *State Policies towards Muslim Minor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 21, Grant Agreement VS/2000/0671 of 31 /12/2000 Archives Na 000907 (Addendum ref No VS/2001 /0137)。

拉人后裔的失业率高达 25%，他们的平均失业率比当地白人高 2 倍；在瑞典，由于移民身份的问题，穆斯林的失业率甚至比土生土长的瑞典人要高 4—10 倍。¹ 并且，即使他们能找到工作，也往往是小贩或季节工。

再次，从居住的状况看，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做支撑，欧洲穆斯林的居住条件普遍比较恶劣，其居所嘈杂、拥挤不堪，而这些居所通常还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

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正是由于欧洲穆斯林在经济上的贫弱，使得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影响力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如在英国下院 659 名代表中只有 2 名穆斯林代表，上院也仅有 4 名穆斯林的代表；而在欧洲议会，尽管英国有 180 万穆斯林人口，也仅有 1 名代表。^④ 在瑞典和德国，由于选举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穆斯林在议会和政府中的代表就更少。

为了在所在国、欧盟和国际上更好地体现和维护穆斯林的权益，欧洲穆斯林在积极发挥清真寺作用的基础上，还陆续成立了一些社团性的组织，比如伊斯兰欧洲理事会 (Islamic Council of Europe, 简称 ICE)，该组织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相当活跃，但近来由于资金问题，其影响开始减弱。目前，影响比较大的穆斯林组织是英国的穆斯林组织联盟 (UMO) 和英国穆斯林理事会 (MBC) (1997 年成立，声称拥有 300 多个穆斯林团体)。

(二) 穆斯林与欧洲主流社会间的关系

“9·11”事件前，欧洲穆斯林与当地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平稳的。如对于宗教问题，多数居住在意大利的穆斯林都认为自己享有信仰自由，他们对意大利政府对伊斯兰教的包容感到满意。尽管如此，罗马约翰·卡伯特大学教授帕沃切洛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伊斯兰教以及穆斯林的包容，但他们做到的仅仅是对于不同宗教或文化采取一定限度的‘容忍’，距离真正的‘尊重’还差得很远。”^(四)

“9·11”事件后，由于一些媒体在穆斯林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上进行了歪曲报道，加深了欧洲主流社会对当地穆斯林群体的猜疑；加之一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渗透和煽风点火，欧洲穆斯林与主流社会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特别是当地的排外事件时有发生，这使原有的隔阂进一步加剧，双方关系趋于恶化。

一是有的宗教场所开始成为伊斯兰极端组织宣传“圣战”、招募恐怖分子、为恐怖活动担任后勤联络工作的基地。一些伊玛目^{1/4} 宣传穆斯林“不要与异教徒来往交友”、“不要西方化”等等。据 2004 年英国《卫报》对英国穆斯林的调查，13% 的被调查者认为对美国的袭击是正当的。^{1/2} 一位穆斯林新闻的编辑甚至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应该被处决，因为她在“9·11”事件之后说“穆斯林长老对恐怖分子的谴责很不够”。^{3/4} 美国《时代》周刊也在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不久撰文指出：“‘7·7’爆炸案提醒我们，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成为威胁中心。部分原因是英国等欧洲国家有接受北非和巴基斯坦移民的传统。这些移民的孩子（其中许多人没有工作且住在城郊或市中心拥挤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常常觉得自己与伦敦或巴黎宽松自由的

¹ 参见〔英〕克南·马立克著、吴万伟译：《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思》，载 http://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6679。

^④ 同上。

^(四) 转引自赵鹏程：《欧洲穆斯林近年生活状况分析》，载《新民晚报》，2005 年 07 月 15 日。

^{1/4} 阿拉伯文原意为“站在前列者”、“首领”等。什叶派用以称呼所拥戴的政教首领，逊尼派则用以称呼穆斯林领袖、著名宗教学者和教法学派创始人；通常亦指“主持礼拜者”。

^{1/2} 参见“Multicultural Troubles”，in *The Economist*, March 27, 2004。

^{3/4} 参见江建国：《移民融合与文明冲突：西欧一场持久激烈的辩论》，载《人民日报》，2005 年 1 月 28 日。

环境毫不相干,他们有一种被抛弃和百无聊赖的感觉。他们是流氓圣战者(的源泉)。”¹

二是近年来欧洲排外尤其是排斥穆斯林的情绪不断升温。自2004年11月以来,荷兰导演特奥·梵高遇刺事件^④引发荷兰乃至全欧排外情绪的上升,鹿特丹、乌得勒支、布雷达等地甚至出现了到清真寺纵火的行为。一位生活在荷兰的摩洛哥裔伊斯兰教阿訇深有感触地说:“(梵高被谋杀后)我们的脸上被狠狠揍了一拳,我们能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困难了。”在英国,穆斯林协会的哈里德·索菲(Khalid Sofi)也声称:“整个穆斯林社区(都已)成为警察的目标”,“95%—98%的被搜身的人是穆斯林”。^(四)

三是外部势力公开介入。“穆斯林兄弟会”政治分支“伊斯兰阿迈勒运动”发表一项声明,要求欧盟各成员国除了保障居住在本国的穆斯林的合法利益外,还必须尊重他们的信仰和意愿。伊斯兰阿迈勒运动强调,欧盟成员国有责任保护各清真寺、清真寺伊玛目和穆斯林记者的安全。伊斯兰阿迈勒运动总书记哈姆宰·曼苏尔要求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的高级代表索拉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袭击穿戴穆斯林服饰的妇女和非法逮捕穆斯林等类似事件的发生,从而避免伊斯兰团体与欧盟之间产生不必要的分歧。曼苏尔还要求欧盟与一些伊斯兰国家共同组建一个特殊的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欧盟各成员国穆斯林面对的各种问题。^¼

(三)欧洲各国政府的应对之策

“9·11”事件前,欧洲各国政府对穆斯林群体的了解仅限于他们的宗教、文化、民族特征,一般都把他们当外来打工者或难民看待。它们对穆斯林群体或组织的权利要求一般都不予承认,只承认穆斯林个体应有的权利。^½

在具体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欧洲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方略:法国采取吸收的办法,力求将他们转变为法国人。英国不谋求把他们转变成英国人,而是让他们接受英国的制度和学习英语。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则把他们当成一种暂时现象,认为他们迟早都会离开。正像德国柏林马歇尔基金办公室一位官员所说:“无论他们工作多久,他们仍然只是来打工的客人,(因为)‘客人’(这个词)本身即意味着是暂时的。”^¾

“9·11”事件后,面对日趋复杂化的穆斯林问题,欧盟各国普遍采取加速同化的政策。2004年,丹麦颁布法令禁止包办婚姻(而这在穆斯林社区里是非常普遍的)。在英国,公民课和忠诚宣誓被列为对公民的基本要求。^⑤西班牙、英国、意大利采取设立基金会的办法谋求将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t)法国则准备投入100多亿美元以解决穆斯林社区存在的诸多问题。^⑥2004年2月初,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被称为“头巾法”的法案,禁止在学校佩戴任何明显的宗

¹ 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7月18日。

^④ 2004年8月,荷兰一家电视台播出了特奥·梵高导演的一部反映穆斯林妇女遭遇家庭暴力的短片。该片播出后,遭到了荷兰穆斯林的强烈抗议。同年11月2日,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公园附近被一名27岁的摩洛哥裔青年刺杀身亡。

^(四) [英]克南·马立克著、吴万伟译:《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思》,载 http://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6679。

^¼ 参见 <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news/04-03-07/04030715.htm>。

^½ 参见 Åke Sander, Göran Larsson and Dora Kos-Dienes *State Policies towards Muslim Minor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 19, Grant Agreement VS/2000/0671 of 31/12/2000 Archives No. 000907 (Addendum ref No. VS/2001/0137)。

^¾ David Masci, “An Uncertain Road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December 2004, p. 8

^⑤ 参见 *Quoted in Belgian Minister Slams Cultures Which Force Women to Cover Up*, Agence France Presse, Oct 4 2004, p. 8

^(t) 参见 Marlise Simons, “Spain is Seeking to Integrate Growing Muslim Populati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4 2004, p. A24

^⑥ 参见 Colin Randall, “Marshall Aid Plan for France’s Ghettos”, in *The Daily Telegraph*, Sept 16 2004

教标志,包括伊斯兰头巾、大十字架和犹太人的小帽等,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国的世俗政体,防止教育场所受到宗教干扰。荷兰大部分议会党团赞成从2008年起禁止外国向荷兰派遣伊玛目;移民归化大臣已经提出,在清真寺传教的伊玛目应该通过由国家承认的资格考试。¹

三、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穆斯林问题

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攻坚阶段。一方面,它需要通过东扩、南扩进一步增强欧盟的整体实力,提升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需要不断增强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要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目标,都离不开对欧洲穆斯林问题的重新认识,穆斯林问题直接关乎和影响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一)穆斯林的身份认同问题

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以来,就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而敏感的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目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载体欧盟已经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发展为25个成员国,而其中容纳的民族也越来越多,民族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时有发生。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未来欧洲民众的身份如何界定已经成了欧洲舆论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穆斯林的身份认同问题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现实情况看,目前穆斯林对欧洲乃至所在国的认同感都相当有限。几年前,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两国国家足球队举行比赛,当法国国歌《马赛曲》奏响时,生长在法国、已是法国公民的第二、第三代阿尔及利亚移民后裔竟对之报以嘘声,使法国舆论大为震惊。这些移民后裔不认同法国,而认同自己父辈的祖国。另据报道,在不久前,英国上院一个受封的爵士首次面对《古兰经》宣誓就职,而按规定只能向《圣经》宣誓。^④

再以批评伊斯兰教对妇女态度的荷兰电影导演特奥·梵高被刺为例。凶手虽为摩洛哥移民后裔,但他生于荷兰,说一口流利的荷兰语,也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接受言论自由的西方基本价值观,而走上以暴力手段“捍卫”伊斯兰教的道路。

又如在德国,无数生于此长于此的土耳其裔和阿拉伯裔中小学生尤其是女学生,以伊斯兰教规为由不上学校的体育课,不参加学校组织的外出参观、旅行活动,不上性教育课,实际上是向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

因此,西欧舆论普遍认为,迄今为止,西欧各国政府推行的融合政策是失败的。伊斯兰移民没有融入西欧社会,而是形成了一个对外界封闭、对内自有一套规则的“平行社会”,缺乏对主流社会的认同。

(二)穆斯林在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问题

著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曾预言,到21世纪末穆斯林将成为欧洲的主要群体。^(四)目前,这一预言在一些欧洲人的眼中似乎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经过30多年的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欧洲穆斯林人数已经增长了3倍。目前,由于欧盟内部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十分迫切,加之西亚、北非穆斯林国家人口的高增长率,合法的

¹ 参见江建国:《移民融合与文明冲突:西欧一场持久激烈的辩论》,载《人民日报》,2005年1月28日。

^④ 同上。

^(四) 参见 David Masci, “An Uncertain Road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December 2004, p. 14.

穆斯林移民仍以每年 100 万人的规模进入欧洲, 非法穆斯林移民每年大概也有 50 万人左右, 预计到 2020 年穆斯林移民将占欧洲总人口的 10%。¹

日益增多的穆斯林使欧洲主流社会感受到了穆斯林移民带来的强大压力,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估穆斯林问题; 而欧洲穆斯林也开始重新权衡自身的地位和力量, 以谋求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2004 年 5 月 1 日, 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举行的欧盟接纳十个新成员国的隆重仪式上, 贵宾席中的两位伊斯兰学者代表就公开发表声明说: “在这个新帝国的领域之中, 我们穆斯林不是外人, 而是融入其中的一部分, 是这个帝国合法的臣民, 应当享有合法的权益”; “欧盟二十五个国家成为一个整体, 穆斯林因为共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也是一个整体。他们在一个广大的欧盟之中, 是一个最大的少数民族, 将来的日子要比分别在单独国家之内好过一些。”^④

(三) 欧洲伊斯兰化与伊斯兰欧洲化问题

如果说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带给欧洲主流社会的还只是一些隐忧的话, 那么, 以土耳其为代表的西亚、北非穆斯林国家积极谋求加入欧盟, 已经引发了欧盟内部“欧洲伊斯兰化”和“伊斯兰欧洲化”的激烈争论。

反对欧洲伊斯兰化的人认为, 如果允许以土耳其为代表的西亚、北非穆斯林国家加入欧盟, 欧盟的性质将会发生根本转变, 不仅会从现在的基督教国家联盟变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存的组织, 削弱该组织的凝聚力, 甚至有可能导致欧洲伊斯兰化, 从而最终丧失欧洲一向固守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这种观点目前在欧盟内部十分盛行。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就警告说, 接受土耳其意味着“欧盟的终结”, 因为两者间无论是文化、历史, 或是宗教、政治都存在着太大的差别。^(四)

2004 年 10 月, 法国路易·哈里斯民意调查显示, 有 3/4 的法国人反对吸收土耳其加入欧盟。^{1/4} 有 2/3 的奥地利人和 16% 的德国人持同样的观点。^{1/2} 上述三国都准备将是否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提交全民公决。一些荷兰人更因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而反对欧盟宪法条约。他们担心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入盟之后, 荷兰穆斯林与占人口大多数的非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升级。^{3/4} 欧洲的一些政要由此断言, “如果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 欧盟将伊斯兰化甚至发生内部爆炸”。^⑧

但是, 也有不同的声音指出, “未来欧洲不仅不会伊斯兰化, 而且还会出现一个比欧洲以外地区的伊斯兰更宽容、更多元化, 也更少传统的穆斯林群体”;⁽¹⁾ 而拒绝土耳其加入欧盟, 则可能导致欧盟内部穆斯林对欧盟政策的怀疑和指责, 他们会“认为西方国家是虚伪的, 对伊斯

¹ 参见 David Masci “An Uncertain Road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December 2004, p. 3.

^④ 伊光:《欧盟新扩中的穆斯林社会》, 载 <http://210.0.141.99/bg5/newsl/index.asp>, 2004-5-7.

^(四) 参见 David Masci “An Uncertain Road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December 2004, p. 11.

^{1/4} 参见 “Diplomacy la Française”, in *The Economist*, Oct 23, 2004, p. 49.

^{1/2} 参见 Eline Sciolino “European Public Uneasy over Turkey’s Bid to Join Uni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 2004, p. A3.

^{3/4} 《荷兰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六大理由》, 载 <http://www.hnby.com.cn> 2005-06-03.

^⑧ Eline Sciolino “European Public Uneasy over Turkey’s Bid to Join Uni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 2004, p. A3.

⁽¹⁾ David Masci “An Uncertain Road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December 2004, p. 13.

兰教充满了敌意”。¹

一位英国政府发言人也说：“欧洲正以一种务实的方式接触土耳其，以及所有的穆斯林国家。没有任何原因阻止北非国家的加盟，古罗马人曾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为何我们不能这样做。”^④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接受葡萄牙《快报》记者采访时说，欧洲应向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开放，而不应只是一个“基督教俱乐部”。^④

四、结 论

虽然穆斯林问题在欧洲确实存在，但并非如一般人想像的那么严重，它与恐怖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它的存在，是文化、宗教、历史与现实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欧洲的穆斯林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上与主流社会有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争取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身份认同问题需要长时间、多角度的观察。

依靠长期持续的移民和较高的人口出生率，欧洲穆斯林的人数还将继续增长，其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提升。但由于其来源的多元化、居住的分散性以及与主流社会的相对隔绝，其在欧洲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容乐观。同样，由于欧盟内部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呼声十分强大，土耳其要想成为欧盟的一员则十分困难。即使土耳其真能如愿以偿，也极难改变欧洲的政治、文化面貌，欧洲伊斯兰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Abstract The Muslim problem resul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functions has been growing into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n the European Union. After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the protruding of the Muslim problem in Europe has direct influences on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of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尹斌，讲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71)

[责任编辑：吴家多]

¹ David Masci, “An Uncertain Road: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December 2004, p. 14.

^④ 周臣：《欧盟新一轮扩张瞄准北非穆斯林》，载大洋网 (<http://dailynews.dayoo.com>)，2002年12月16日。

^④ 参见赵晓钟：《欧盟主席巴罗佐认为欧洲应对穆斯林国家开放》，载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04年12月4日。